

使命與責任

鐵匠

是那鐵匠！
天還沒有亮，
他已經工作那麼忙，
站在烈火的爐旁，
注視着燒紅的鐵，
想望它成長的形象。...
鐵錘落在砧上，
發出單調的聲響。
他要把頑鐵鍛煉成鋼，
淬火，擊打，
要造作鋒利的長劍，
獻給勇士守衛邊疆。

是那鐵匠！
天還沒有亮，
就站在烈火的爐旁，
注視着燒紅的鐵，
仿佛看它在增長。
一環又連一環，
成爲堅強的錨鏈，
從陸地，伸展到海洋，
經得起暴風，
耐得住狂浪，
獻給遠征的風帆
安全牽繫着希望。

是那鐵匠！
運用他堅強的臂膀，
一次又一次，
鐵錘擊打在砧上，
一響又一響，
熱鐵打出了火光。
他黝黑的臉上，
流着汗漿，
澆奠奉獻的花朵綻放。
他喜樂的歌唱，

鐵錘奏出生命的樂章。

伊甸園

神創造的開始。

耶和華神在東方的伊甸，造了一個園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裏...使他修理看守。(創二:8, 15)

神造人的計畫，是要人管理萬物，一個最高級的職位。卻把他放在伊甸園裏，由特任園丁開始。

神的話，給予人責任。

當那時，人還沒犯罪墮落，自然還沒有“敗壞律”那回事，必須作的勞動很少；看守，誰敢來侵犯“聖產”？天使天軍無法數計。如果只在神面前侍立，何不讓他們參加義務勞動？

人必須學習負責任。“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詩一一九:105)神的話給人責任，也引導人生的方向—服事的人生。

人類第一雙夫婦，神就不想讓他們游手好閑；人生，必須服事。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申六:5)

愛必須服事。耶穌道成肉身，就是為要給我們留下服事的榜樣，服事的腳蹤。

新天新地，不是盼望有無盡的假期。在那裏，“祂的僕人都要事奉祂。”(啓二二:3)

伊甸園東

人類社會的開始，是天下第一家。

墮落後，亞當和夏娃生了該隱，又生了該隱的兄弟亞伯。“亞伯是牧羊的，該隱是種地的。”(創四:2)這開始了農耕文化和畜牧文化。工作並不是咒詛，是責任。

有一天，亞伯從地面上消失了。

耶和華對該隱說：“你兄弟亞伯在哪裏？”他說：“我不知道！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嗎？”(創四:9)

“在哪裏”，決定方位，形成“鄰舍”。“愛鄰舍如同自己”（路一0:27）。有了服事的對象。

好個世上第一刑事犯！他也是第一個向神公開說謊的人。不僅如此，他說這話：“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表明知道自己有責任愛兄弟，卻想卸責。但在場的人不多，如果他不盡責看守，又有誰何？忽略了自己的責任之外，還殺了兄弟一並不是該隱發明了這個字，其來源更為古老。

耶穌說：“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父的私慾你們偏要行；他從起初是殺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裏沒有真理。他說謊是出於自己，因他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父。”（約八:44）

愛，必須是真誠的，可從服事的行動看得出來。

單憑這句謊話，就可見沒有責任感，所以沒有愛心的行動。

主耶穌在肉身的兄弟雅各說：“信心若沒有行爲就是死的。必有人說：‘你有信心，我有行爲。’你將你沒有行爲的信心指給我看，我便藉着我的行爲，將我的信心指給你看。”（雅二:18）意思是說，信心必然是看得見的，所假定“看不見的信心”，根本不可能存在。

使徒約翰寫道：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這就是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的命令—不可像該隱；他是屬那惡者，殺了他的弟兄。為甚麼殺了他呢？因為自己的行爲是惡的，兄弟的行爲是善的。...（約壹三:11,12）

這是說行爲跟生命的關係。有永生的是“光明之子”，有主的愛在裏面，就愛主裏面的弟兄；因此，“也當為弟兄捨命”（約壹三:16）。又說：

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一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愛神的，也當愛弟兄。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約壹四:7,19-21）

這裏不用更多的理論，因為是命令—命令產生責任。主耶穌在走十字架之前，留下的新命令，約翰有深刻的印象，難以抹除，也不會記錯。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

相愛的心，衆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一三:34, 35)

約翰說“從神所受的命令”，與耶穌說的，是不是同一條命令？當然，耶穌也是神；當然，耶穌的命令，與“愛鄰舍”相同。但耶穌為甚麼說“新命令”呢？因為主耶穌給予新的深度—不僅是“愛人如此”(利一九:18)，是“愛人捨己”！祂在十字架上作了示範：看哪！“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應許產生責任

神呼召亞伯拉罕從迦勒底的吾珥出來，他帶着兄長的兒子羅得同行。這個姪兒，少說也並不怎麼可愛，並不事叔猶父，對叔父缺乏應當有的尊敬。但亞伯拉罕對他有責任。所以聽到姪兒先作了財利的俘虜，又在所多瑪受侵略時，作了戰勝者的俘虜，被四王聯軍押解北歸。

雖然在不方便的時候，就憑着他訓練有素的三百十八名家丁，並結盟的鄰近幾個小部族，在顯明的劣勢下，不畏強敵，不辭客軍遠征的疲勞，乘夜殺敗四城邦勝利的大軍，救回被擄去的羅得和所多瑪人民。

是神的應許—使多國得福，怎能不由此開始！(創一四:13-16)

應許產生愛心，愛心產生力量，肯實踐，肯冒險，才有勝利。

主基督耶穌，不愧亞伯拉罕的子孫，在十字架受死，復活，得着榮耀的勝利，救贖被魔鬼任意擄去的罪人，出死入生，得成為神的兒子，而有永遠的生命。

凡愛神的，必然跟主的腳蹤，樂意負主的軛，肯愛同蒙救贖，有同樣生命的弟兄，不會以為艱難。

這是作主門徒的責任。

三人行

世界上不同的地區，總是有許多犯罪案件，發生在墓地。在中國，可以看見松柏森森的墓園，常會成為綠林人物發展“英雄事業”的地方。那裏是好人最多的地方—死了的好人，至少他們早就“放下屠刀”，可是他們不能起來“替天行道”。可惜，有儘多活着不作壞事的人，世界卻仍然敗壞！

好人只有好心不行

耶穌當世的知識分子，“能說不能行”(太二三:3)。其中一個來試探耶穌：“該作甚麼，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穌反問他一個最

基本的問題：“律法上寫的是甚麼，你念的是怎樣呢？”這可不難回答，他早已經熟誦：“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耶穌說“你回答的是；你這樣行，就必得永生。”若是誠實人，對於“你這樣行”，會如何繼續討論？

那人繼續說：“誰是我的鄰舍呢？”雖然，他並不是要測驗耶穌是否全知，會說出他的鄰舍是誰；也不是他偶然忘記隔壁的姓氏——他“要顯明自己有理”。何理？不是不能行的理，是不行的理。我們都知道，下面就引出一個叫作“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

(路一0:25-37)

這比喻，本來不叫“好撒瑪利亞人”——耶穌從始至終沒提過誰好；那祭司，並沒有甚麼不好，他出身利未支派亞倫子孫，身家清白，正經人作正經事；像十分正經，按宗教禮儀，去耶路撒冷服事，完畢回家；雖然在野外，還是有先進的交通規則，就從那邊過去了。又一名利未人，也沒啥不好，來到這地方，只多看了那半死的人一眼，絕未存意加害，也照樣過去了。

半死的人不能行，難以自助，呆在那裏。

來了一個撒瑪利亞人。他信仰短缺——撒瑪利亞人的聖經只有五經。這就夠了。他們並不接受先知書，自然不知道“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不過，有耶和華指示他何為善(彌六:8)；他知道愛鄰舍，連仇敵的牲畜需要幫助時，也有責任伸出援手。他肯行；他自然會知道，不僅愛同胞，也愛路人。撒瑪利亞人知道的有限，但表現於行。他行基本的療傷知識；他用僅有的急救藥物；他供應僅有的交通工具；扶傷者騎上寒素的瘦驢；他行，自己像僕人步行。

到了店裏，他肯付出一切費用。第二天，他付出僅存的二錢銀子，交給店主；然後，告訴店主，該用的就用，所欠下的債有人負責——我，我回來，必還給你。

到此，律法師不能說不明白——三人行，哪個是那受傷者的鄰舍？

必須回答耶穌的問題。律法師可沒說：“好撒瑪利亞人”。

“是憐憫他的。”

耶穌說：“你去照樣行吧！”耶穌記得：所有的討論是“行”的問題，不能避免“行”的責任——想不到，沒有多少理論好談，好心不足，主只堅持一件事：行。一位好教師！

正義少數的聲音

好人不行為好事，就等同行惡事。

英國政治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說過一句這樣的話：

“只要好人不作一事，罪惡就可以滋長。”

這話並不是直接出自聖經，但很近於聖經：“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雅四:17）柏克初習法律，性喜文學，兼及史學；但像是蒙召的先知，因為社會責任感，進入政場。他畢生致力於五大政綱，每項都是正義及遠見，若接受，世界將會改觀：—

維護議會體制，不受狂王喬治三世及其私黨控制；
維護愛爾蘭人民集體利益，建立公義和平的社會；
維護印度免於東印度公司的惡劣經理，邪惡經營；
維護美洲殖民地合理代表議政，與英國持續和諧；
維護歐洲秩序與和平，反對法國極端的暴民亂政。

為了這些原則，柏克奮其銳利的健筆，揚起正義的聲音；但目光短淺，缺乏原則的政客們，在議會佔有多數，為了自己利益，總是加以阻撓。他雖然沒有像先知耶利米的遭遇，但很像以賽亞，信息所達到的群眾，“心蒙脂油，耳朵發沉，眼睛昏迷”（賽六:10），失去回轉得福的機遇。

在這些不受歡迎的立場之外，又涉入另一場惹人厭的爭議—他支持衛博福(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廢奴法案。柏克明明知道，“奴役普遍存在，正如莠草遍地滋生。”但那是不可接受的現實，總得有人出而芟除莠草，甚至得披荊斬棘，給弄得皮破血流。比他年輕的衛博福，得以在逝世前，看見終生致力奮鬥的成果。柏克至終沒有得及看見英國廢奴法案成功的日子。

有一個他不願意看見的日子，卻看見了。英國與美洲殖民地和解，是柏克一貫的主張—和解，妥協，洽商。諾茨(Frederick North, 1732-1792)那沒有原則的政客，只知逢迎君惡，對英王喬治三世唯命是從。美洲十三殖民地，已經民怨沸騰；作為殖民地在英代表的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仍然在倫敦，試圖進行最後的和平洽商。英王寫信給諾茨：

新英格蘭政府已處叛逆狀態，必須嚴懲，促使決定作為我國的臣民或獨立...他們的惡謀已成熟...我們必須主宰他們，或任由他們，並待他們如異邦。

面臨最後關頭，柏克還是努力籲請和解：“參政的自由，保持殖民地與帝國的聯合；拒絕他們參政的自由，是斷絕他們與母國聯繫的唯一紐帶。”

柏克並非空幻的理想主義者，說話得負責任，因此他經過研究分析實際情勢，從人口，資源，物產，稅收，衡斷聯合之利；在信仰的認同方面，殖民地人民中，信從國教的人口，不過佔十分之一。因此，缺乏絕對效忠擁護英王陛下的義務。“高尚大度，在政治上經常是最真實的智慧，偉大的帝國和鄙小的頭腦難以匹配。”柏克說：“暴亂惟自由能解決，而非奴役；正如惟真宗教能破除迷信，而非無神論。”

衡情度理，應該盡可能避免戰爭。“和解失敗，可有戰爭；戰爭發生，和解破滅。”

“舉起你的心！”(*Sursum Corda!*)結束的呼籲。

柏克的講演達三小時，連反對的人也稱讚“很合理，很雄辯。”難以相信，任何理性的考量，會有誰願意失去這新土地。但表決結果為270:78，正義的少數被壓制。

一個月後，萊克星頓的槍聲，永遠的撕裂了英國和殖民地的關連——大西洋兩岸成爲不同的國家。

最後避免戰爭的聲音：“注意戒備。不要開槍，除非你被射擊。如果他們要戰爭，在這裏開始。”美洲殖民地民軍的派克上尉(Captain John Parker)，成爲獨立戰爭第一個犧牲者。

美國哲學家詩人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後來如此寫道：

原始的虹橋連結大洋兩岸，
他們的旗在四月風中招展，
這裏曾有戰鬥的農民立站，
發出的槍聲全世界都聽見。

也是向世界宣告，不必要的愚昧戰爭，只造成損失。

柏克說：“我相信如果英國社會還存在，我必然會是少數派。我經常是少數派。”他知道，他堅持，甘願作少數派，多麼像殉道者的聲音——總得有人發出正義和真理的聲音；當時是少數派，但後世將紀念不忘。

柏克將死的時候，安排安葬在人不知道的地方，恐怕會給人暴骨毀屍。

耶穌不必如此，因爲祂在第三天復活了。聖徒等主來的時候，也必復活。

不怕得罪人

先知正義的聲音，常是不受歡迎的。彌迦，宣告耶穌降生在伯利恆，但他是嚴厲的先知，不是“聖誕老人”。

雅各家的首領，以色列家的官長啊！
當聽我的話：
你們厭惡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
以人血建立錫安，
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
首領為賄賂行審判，
先知為銀錢行占卜。
他們卻倚賴耶和華說：
“耶和華不是在我們中間嗎？
災禍必不臨到我們。”
所以因你們的緣故，
錫安必被耕種像一塊田，
耶路撒冷必變為亂堆，
這殿的山必像叢林的高處。(彌三:9-12)

如果必須亡國，是“因你們的緣故！”

這正義的聲音，不僅得罪政治領袖，也牽涉大批宗教人；先知卻是靠“耶和華的靈”(彌三:8)，不怕人臉孔，不討人的歡喜。必須有這樣的人。上面來的信息，竟然產生奇妙的效果—希西家王和猶大全國，敬畏耶和華，悔改懇求主的恩，一時免於災禍。先知耶利米，發出正義的聲音，也是遭受人的反對，雖然結果不同，作為神的僕人，必須不計代價，傳出時代的信息。(耶二六:16-19)。

也就在那時候，又有一個人說預言，他也是奉耶和華的名，傳類同的信息，此人名叫烏利亞，“照耶利米的一切話說預言”，也攻擊耶路撒冷和猶大地。不知道他有沒有神的召命，王親近的人去報告了，王就想殺他—他膽怯了，起來逃往埃及地。但王派人去抓了引渡，把他殺了。自己想保命，忘記了保守他命的，要保守自己生命，終於喪失了生命。(二六:20-23)耶利米從幼年蒙召作先知，就不惜命，卻蒙保守，直等到了他的時候。(二六:24)

有擔當不畏怯

怯懦是悖逆，不是謙卑。

先知彌迦，先知耶利米，都是神的僕人，忠心肯盡責任。主保守了他們。
膽怯顧自己的安全，逃避當盡的責任，靜默不言，卻未必是明哲，到時也保不了身。

你在患難之日若膽怯，

你的力量就微小。

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

人將被殺，你須攔阻。
你若說：“這事我未曾知道。”
那衡量人心的，豈不明白嗎？
保守你命的，豈不知道嗎？
祂豈不按各人所行的報應各人嗎？（箴二四：10-12）

這段經文很值得我們深思。
因“力量微小”而膽怯，是膽怯的成因；這裏說，是膽怯的結果——膽量小，力量小。難道不應該有自知之明，量力而為嗎？膽怯可能是不作為的藉口，見義不為；人被拉到死地，你裝作未見，推說不知，以為可以免責。
復活的主，叫使徒約翰寫信給非拉鐵非的教會：“我知道你的行為，你略有一點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沒有棄絕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啓三：8）微小的力量，卻靠着主使用；顯然沒有膽怯關起門來，主給他們一個敞開的門——因為他們敢於使用力量，敢於為主出去。
略有一點力量，弟兄彼此相愛，同心同工，蒙主的賜福，可以成為大的力量，拓展發達。
莫拉維弟兄會從來沒有等成大宗派，人既少，又是難民，在患難中；但他們靠主出去，所成就的事工，遠超過人數的比例。
要知道，有一位“保守你命的”在，你應該知道，相信祂。如果你見義勇為，祂必然更見你“見義勇為”而勇為保守。
還有，在“患難之日”，是你該挺身而出的時候，你退縮了。那自然是出於自私。你推了，別人自然得拾起你丟下的責任，那就不危險了嗎？
你退縮，是不相信那“保守你命的”，才保守自己。
那位“上級”，有三個“豈不”——豈不知道，豈不明白，豈不報應。能“保命”的，自然也是要命的。
“報應”的意思，兼指賞與罰，人要照所行的，也照當行不行的，或善或惡受報。我們應該相信，並有認識。

神的使命人的責任

以色列人在士師基甸時代，有一次戰役。
侵略者是米甸人，結合亞瑪力人和東方人。他們並不是強大的民族；但聚集在一起，就變成人多勢眾了。
那時，以色列文化，剛好相反。他們應付敵人侵擾的策略，是逃避，讓出平原——“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營寨”（士六：2-5）。他們中間，瑪拿西支派亞比以謝族，有個“大能的勇士”基甸，也被熏染培養成這類型，“在酒醉那裏打麥子，為要防備米甸人”（六：11-14）。不是沒有人，是習慣於畏怯，自保；他們崇

拜巴力偶像，自求多福，遠離神；連領袖才也害怕，窩窩囊囊的在酒醉那裏打麥子，是害怕給米甸人發現，失去勞力的成果。神要祂的子民過另一種方式的生活——挺起腰來作人，有尊嚴。耶和華的使者，向基甸顯現，對他說：“大能的勇士啊！耶和華與你同在。”使者奉差來喚起基甸，作負責任的人，與傳統的巴力文化對抗。

作領袖，必須得負責任。基甸絕不自不量力的人，聽到作領袖就歡喜起來。他知道自己不行，回答：若有耶和華同在，哪會落到如此地步？

耶和華知道基甸的誠實，欣賞他的自知之明，觀看基甸，說：“[我豈是要]你靠着你的能力，去從米甸人手裏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你去的嗎？”(士六:11-14)

這句話的意思是，神完全知道你的條件；神差你去，神必定負責。你怕失敗，神為祂的大名和榮耀，更是絕不能失敗，也絕不會失敗。這句話很重要，信神負責任。

基甸有信心，順從，有行動。謹慎是負責任的表現，破釜沉舟不能隨便莽撞，有第二次以上就不好了。他一再用羊毛試驗，神同意他求證明——作神揀選的“拯救者”，不能失敗重來。

那時，以色列沒有中央政府，更沒有常備國防軍。基甸臨時湊集軍兵，在哈律泉旁安營，有三萬二千人。神不是“韓信將兵，多多益善”。吩咐基甸遣散膽怯的二萬二千人，只剩下一萬。

神不要人多——負責任的人不必太多。還要再淘汰。甄選方式倒很簡單，既不用智商測試，也不檢驗體格戰技，而是神親自面試：

“你要帶他們下到水旁，我好在那裏為你試試他們；我指點誰說：‘這人可以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點誰說：‘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基甸帶那些人到水邊，叫所有的人喝水，觀察他們喝水的方式分別——凡像狗一樣用舌頭舔水的，站在一邊；其餘跪下喝水的，站在一邊。結果，用舌頭舔水的合格，只有三百人入選。(七:1-7)

這是採取何等標準呢？

知道責任

那是在戰時。臨戰必須負責任，隨時警戒。用舌舔水眼睛可以注視敵人，像高度警覺的狗，及時起而禦敵。跪下水裏豬飲的，只顧滿足肉體，放棄警戒的責任。這類人麤雜在戰士序列中，是非常危險的，越多越糟；所以讓他們走自己的路為妙。

信神應許

敵人多如海沙，基甸等三百人只有一句話：“我已將他們交在你手中。”這句話，是耶和華說的。

基甸帶他的僕人普拉，夜間去探敵營。有神的話在，不怕犯險。為要拯救以色列人，不能不犯險。二人同心同行。果然，敵軍已

經預備失敗了——他們在說夢，解夢，宣傳在營中：一個大麥餅，滾入米甸的營帳；不過，可不是供應他們吃的，是傾覆毀滅。外面的偵察都可以聽見：他們準備接受“以色列人約阿施的兒子基甸的刀！神已將米甸和全軍，都叫在他的手中。”（七：9-15）神把責任交託你，也必照祂的應許施恩成就。

耶和華和基甸的刀！

神的應許，等待剛勇的人，有邁出脚步的責任。

基甸是實際行動的人，劍及履及。三百人有紀律，聽從命令。

基甸將三百人分作三隊，把角和空瓶，交在各人手裏，瓶內都藏着火把。吩咐他們說：“你們要看着我行事；我到了營的旁邊，怎樣行，你們也要怎樣行——我和一切跟隨我的人吹角的時候，你們也要在營的四圍吹角喊叫說：‘耶和華和基甸的刀’！”（士七：16-18）

跟隨基甸的三百勇士，完全服從命令行動——打破瓦器，發出火把的光，吹角吶喊，暗夜火光下，聲勢動地。米甸全營的人噩夢成真，各都亂竄，互相自行用刀擊殺，驚慌潰散。以色列人也從各地出來，追殺他們。兄弟同心，知道自己的責任，大家一致攘外，以法蓮人參戰，爭先攻擊米甸人，把守約但河的渡口，擒住兩個首領。（士七：19-23）

極限運用

弄清共同目標，知道為何而戰，自己人要的是和平，沒有甚麼好爭論的，哪有時間作窩裏反，攘外自然可以安內。“雖然疲乏，還是追趕。”（八：4）責任的驅使，必須把僅有微小的力量，作智慧的運用；如果內鬥起來，無論誰勝誰敗，必然有損耗，殘敵就有機會逃去，死灰復燃，還會來造成傷害。

基甸和三百勇士，到底是血肉之軀，徹夜戰鬥，實在疲倦了。為了全力赴戰，不顧後勤支援，所帶的食物，早已消耗完了。不得已，才向疎割和毗努伊勒的人，請求補給。想不到，同族勢利眼，不同心，袖手旁觀，不僅不予以協助，反加譏諷，仿佛站在仇敵一邊！

好個基甸，仍然持守原則，不把僅有的力量內耗，賈其餘勇，極限運用，迂迴超越敵軍，出其不意，從挪巴和約比哈由東回擊，坦然無懼，幾乎令人難以置信，以三百勇士，擊潰集結在加各的殘敵一萬五千人，終於擒獲米甸人的二王西巴和撒慕拿。（八：5-12）

指教責任

事實勝於雄辯。基甸和三百勇士，完全成功了！對於有些人，這事出意外，他們不願意相信，因為他們是站在失敗的一邊。基甸絕不是狹心挾怨，睚眦必報。基甸凱旋回師，要跟他們算賬了。

基甸到了疎割，對那裏的人說：“你們從前譏誚我說：‘西巴和撒慕拿，已經在你手裏，你使我將餅給跟隨你的疲乏人嗎？’現在，西巴和撒慕拿在這裏！”於是捉住那城內的長老，用野地的荊條和枳棘責打[指教]他們。又拆了毗努伊勒的樓，殺了那城的人。（士八：15-17）

作為負責任的領袖，有責任“指教”不盡責任的人民，雖然通常是不圖嚴峻的指教。很多人像現實的疎割的民，不肯雪中送炭，在抗敵戰爭中，持觀望的態度，沒有勝利的信心；或說，不願意作沒有把握的投資。如此領袖，真該打！毗努伊勒就更惡劣了一碼樓，本來該是用於對敵人的設備，竟然預備用於內戰！所以受較嚴厲的懲罰；敵視自己人的堅固堡壘，應該拆除，知道盡力幫助同胞衛國的責任。這也是教會實踐的原則。

可惜，基甸忽略了領袖對後代的責任。他該作的事沒作——他的長子益帖，經過試驗，證明的扶不起的阿斗；但他沒有預備繼起的合宜領袖。不該作的事他作了一竟搞了一個金以弗得，由紀念成為偶像，成為網羅，貽害後人。領袖忘記了責任。（八：20-27）

可憐，以法蓮人不曾盡責任參戰，得基甸優待，得意竟然再往。兩代以後，在耶弗他對抗亞捫人的戰役，他們既逃避赴戰的責任，在戰爭勝利後，又喋喋不休，意圖爭取勝利果實。流氓成性的耶弗他，可不是那麼溫和的人，採取“示播列”甄別測驗，不能過關的，在約但河渡口就地處決！（一二：1-6）這是對於不盡責任者嚴厲的處罰。

由一個人開始

從約但河東的山林，走出來一個人，沒有煊赫身世的人，只是一個人，還不像是文明人。他是先知以利亞。

不知從哪裏來，沒有恆產高業，只是寄居在僻鄉提斯比。他不是去謀職務，求王寵。去見當時統治以色列的王亞哈。這以獸皮遮身的人，以利亞，向王說話一開口就是“我”字，最高領袖都不

喜歡別的人對他如此說話：“我指着所事奉永生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起誓，這幾年，我若不禱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他算是誰！尊貴的王只覺得奇突，並沒怎麼着意，也未曾以國士相待，竟然寬容他，讓他去了。似乎是偶然，這年的秋雨沒來。過了年，春雨未降。旱象延續，又過了三年。情勢嚴重了。牧草乾枯，到失沒；王的御廄裏，也有缺乏草料的時候。亞哈王“只問馬”一馬可以用於戰爭；溪水也乾了，地上不見青綠，自然也有民困。王想起該找以利亞算賬，下令通緝以利亞。正是在應該出現的時候，先知以利亞來了。先知奉神的命令，神說話，是給神僕人的責任。亞哈見着了遍覓無着的以利亞。很有些沒好氣，迎面就說：“使以色列遭災的是你嗎？”以利亞針鋒相對：“使以色列遭災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堅強不屈的以利亞，並非怕得罪誰，也不是逃避責任。但“冤有頭，債有主”，犯罪的人就在此！先知的責任，就是向亞哈指出實情：以色列遭這場大災難，實在是因為領袖率民行惡，離棄真神，去崇拜巴力偶像，虛無的假神。（王上一八：16-18）這可以證明一上迦密山對決，召集人民見證。以利亞不是怕負責，他建議的，似是開一個群眾公審大會，不僅正式追究責任，還決定純正的信仰。地點是在迦密山腳的廣場，並非登絕頂；因為要容得下多人，也顧及水源。

一人作事一人當

以利亞在迦密山上，一個人，面對四百五十個巴力的先知；他們又有亞哈王夫婦的支持，聲勢可是浩大。但以利亞禱告，耶和華顯應，從天上降下火來，燒盡祭壇上的牛犢，證明惟有耶和華是真神。（一八：20-39）。

群眾仿佛從沉睡中忽然醒來。原來許久被假先知和無用的偶像欺騙，吃了他們多少牛羊，失去神多少的賜福，惹動神的忿怒！以利亞說了一聲：“拿住巴力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脫！”正是他們參與的機會。眾人就動手拿住那些奇裝異服的巴力先知，隨着以利亞下到基順河邊，在那裏處決他們。（一八：40）河水染紅了，屍體漂向海中。

亞哈真不像一位負責任的領袖。不像大衛承認：“犯罪的是我！”似是置身事外。以利亞好像看出這領袖的無動於衷，叫他上去吃喝。他如夢初醒，想起獻祭的牛犢還有剩餘，享受他成群先知的餘惠。以利亞卻上山去禱告。

有責任感的先知，想到人民的需要一雨！

誰想，手掌大的一小片雲，從地中海升起，竟然能發展到滿天風雲，降下大雨，復興遍地。就這樣，結束了三年半的枯旱和饑荒。（一八：44, 45）

看這乾旱饑荒的世界！復活的主給基督徒的使命：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二八：18-20）

每一個得救的人，都應是救人的人，與這使命有分一傳福音，教訓人，作禱告的人。主的使命，是門徒的責任。一個負責任人，改變了世界。他負責任一勇敢的人。在今天這世界上，仍然不缺乏“與以利亞一樣性情的人”（雅五：17），但“神的以利亞”在哪裏（王下二：14）？

責任頌

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

凌風譯

責任！神聲音嚴肅的女兒，
你可喜歡這名字？

你是引路的光，
糾正錯誤並責罰的杖；
你，是勝利和法律
使虛空的恫嚇畏服；
軟弱的人類從虛榮的試探解放；
脫離勞煩的掙扎中得到舒暢。

有的人不問是否你的眼睛
對他們注視；行在愛和真理，
沒有焦慮和懷疑，只以
青年內在的品性和精力：
快樂的心！沒有責疚和污漬；
他們行你的意旨，而不自知：
噢！如果他們誤信被誤導失敗了，
你拯救的膀臂，以可畏的能力環衛護持。

我們的日子會平靜明朗，
歡愉是我們的性向，
當愛作無誤的光，
喜樂是它自己的保障。
他們持定蒙福的路徑

在現今，如果不無知盲撞，
生活在這規範的精神；
尋求你及時的堅定扶幫。

我，喜愛自由，缺乏經驗，
不習慣於各樣狂亂的風暴，
但以自我我引導，
會趨向盲目的信靠；
我遲延你及時的使命，
我的心曾時常聽到，
但現在，我願更堅定的服事你，
不再迷失在便利的小道。
沒有經過靈魂的擾攘，
或發生良心的嚴厲責備，
我請求你來管治；
只出於平靜的思維：
我倦於這樣的自由無羈；
我感到沉重的慾念忽起；
我希望不是只改換些名字，
我渴望得到永恆的安息。

嚴肅的立法者！你卻具有
神性最仁慈的恩典；
我們不知道有甚麼這般
美麗比得上你的笑臉：
在你面前畦中的花朵歡笑，
你的腳蹤留下了芬芳；
你保守群星不至於失序，
最古老的穹蒼，因你而常新並堅強。

可畏的能力！也眷顧卑微
我向你祈求：從現在開始
我完全交託聽從你的引導；
噢，使我的軟弱就此終止！
你使愚昧人有智慧，
求你賞賜我心靈犧牲自己；
賜給我理智的自信；
讓我生活在真理的光下作你僕役。

Ode to Duty

Stern Daughter of the Voice of God

O Duty! If that name thou love

Who are a light to guide, a rod
To check the erring, and reprove;
Thou, who art victory and law
When empty terrors overawe;
From vain temptations dost set free;
And calm'st the weary strife of frail humanity!

There are who ask not if thine eye
Be on them; who in love and truth,
Where no misgiving is, rely
Upon the genial sense of youth:
Glad hearts! without reproach or blot;
Who do thy work, and know it not:
Oh! If through confidence misplaced
They fail, thy saving arms, dread power! Around them cast.

Serene will be our days and bright,
And happy will our nature be,
When love is an erring light,
And joy its own security.
And they a blissful course may hold,
Even now, who, not unwisely bold,
Live in the spirit of this creed;

Yet seek thy form support, according to their need.

I, loving freedom, and untried,
No sport of every random gust,
Yet being to myself a guide,
Too blindly have reposed my trust;
And oft, when in my heart was heard
Thy timely mandate, I deferred
The task, in smoother walks to stray;
But thee I now would serve more strictly, if I may.

Through no disturbance of my soul,
Or strong compunction in me wrought,
I supplicate for thy control;
But in the quietness of thought:
Me this unchartered freedom tires;
I feel the weight of chance desires:
My hopes no more must change their name,
I long for a repose that ever is the same.

Stern lawgiver! Yet thou dost wear
The Godhead's most benignant grace;
Nor know we anything so fair
As is the smile upon thy face:
Flowers laugh before thee on their beds
And fragrance in thy footing treads;
Thou dost preserve the stars from wrong;

The most ancient heavens, through thee, are fresh and strong.

To humbler functions, awful Power!

I call thee: I myself commend

Unto thy guidance from this hour:

Oh, let my weakness have an end!

Give unto me, made lowly wise,

The spirit of self-sacrifice;

The confidence of reason give;

And in the light of truth thy Bondman let me live.

1804

1807

William Wordsworth

作者：于中旻
©2025 James C. M. Yu

聖經網
aboutbible.net